



會見高尔基

伊凡諾夫著

新文藝出版社



基 尔 高 见 会

伊 凡 諾 夫 著

孟 虞 人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會見高尔基是蘇聯名作家伊凡諾夫記敘自己和高尔基之間的深厚友情的回憶錄。

這部書包括了高尔基的許多富有教育意義的書信和不少有關文學問題的見解。通過作者的生動的描敘，我們可以看到高尔基的可親的形象以及他孜孜不倦地培養青年一代的偉大精神。

本書對於我們了解這位蘇聯文學的奠基者——高尔基有極大的幫助。

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

ВСТРЕЧИ С МАКСИМОМ ГОРЬКИМ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本譯出

會 見 高 尔 基

伊凡諾夫著

孟虞人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71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3/8 字數 85,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價(7) 0.38 元

往事看來宛如一池死水。這水仿佛是平靜的，但其中却保存着多少強大而神秘的力量啊！時機一到——這些巨大的力量，將涌進渦輪機，把光芒送向四方；它們將流至田野和草原，成為葉和穗的生命的汁液。

可是，人，生活的主人，在讓這些擁有強大威力的死水前進之前，為了使這些力量更能發揮作用，更有裨益起見，就得長久地緊張地思索。

藝術家想要把他所看見的卓越的人物和事件告訴給人民，那他也得同樣緊張而深思地觀察自己的事情。

歷年來我曾在報刊上零星發表了我的關於會見瑪克西姆·高爾基的回憶錄。現在，我把它們收集起來，並參照讀者和同行們的極可貴的評論，細心地作了修正和改寫。回憶錄中改動得最少的是名為感傷的三部曲這一部分，它收集在阿列克賽·瑪克西莫維奇在世時就已出版了的慶祝他六十壽辰的文集中。我並不以為我的回憶錄已十全十美，其實，像瑪克西姆·高爾基這樣一位偉人的形象，一個人怎能把他完美無遺地透澈地描繪出來呢？而我的回憶錄只不過是在我們人民不停地給自己最親愛的歌手、朋友和兄長建立着的紀念碑

台座上的一磚片石罷了。

高尔基去世已有十五年了。這些年來，蘇聯人民把文化、科學和藝術提到了巨大的高度，作出了豐功偉績，保護了并保護着人們免遭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奴役。蘇聯人民在完成無數瑰麗宏偉的功績時，永不會忘記瑪克西姆·高尔基，永遠怀着無上的柔情愛着他，認為他的一生，不但是一个詩人、作家、社會活動家的生活的典範，並且是我國最優秀的人物之一的生活的典範。這種人的胸襟像大海一樣的廣闊，像鋼鐵一樣的堅強。

高尔基——活着並且和我們生活在一起！

祖國的土地和森林、大海和高山，溫暖的太陽和清風真是無窮無盡。在我們的土地、森林和山岳中間出現了無數的村莊、城市 and 工廠——這一切都在不斷地改變着、成長着。我們蘇維埃人跟這富有詩意的創造性的生活，跟我們在廣大世界中所建立起的社會，是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

大地賜予我們人類很多的才能，高尔基掌握了其中最出色的一種，那就是正確、鮮明、雄辯而又非凡地激動人心的語言。

瑪克西姆·高尔基運用語言的才能達到了最高峰。他從下層人民中間吸取了那種嚴厲、有力而又善良的語言。他用這種有力的語言鼓舞着全世界一切正直純潔的人們的心：從莫斯科到北京，從北京到加爾各答，從加爾各答到巴黎和倫敦。新興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都運用着他的語言。新俄羅斯以及跟它一同站了起來的，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改造世界的一

切人民，把瑪克西姆·高尔基視作為自己理想的詩意的化身。

瑪克西姆·高尔基的詩、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戲劇、論文和演說，他的不倦地為了和平和文化、為了反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而作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創作！……他的不朽的鉅著母親一書，第一次在世界文學中展示了新人物的典型，俄羅斯革命工人的典型，布爾什維克的典型。即使瑪克西姆·高尔基除了母親這書外，再也沒有任何旁的著作，他的名字也仍然會和今天一樣的偉大和著名。然而，除了母親這書之外，高尔基還創作了許多作品，這些特別具有藝術感染力的、真實的、現實主義的作品，這些作品預見到已成為蘇維埃人的俄羅斯人——嶄新的、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激發勞動熱情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他們在現在和將來所要從事的工作。

瑪克西姆·高尔基以勇敢的、豁達的銳眼觀察著世界。他的雙眼看破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虛偽，也看到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我們蘇聯人民帶給世界勞動人民的一切真理。這是列寧和斯大林的眼睛，是我們人民的眼睛，是人民的喉舌，是人民的烈火般的語言，是人民改造世界的創作。這是真理和正義的眼睛，因此瑪克西姆·高尔基是我們的，他將永久地和我們在一起並且活在我們中間。

在童年時代

我的父親，維雅契斯拉夫·阿列克塞耶維奇·伊凡諾夫，

是个很有口才的人，洋溢着某种陰郁的快樂，他曾在阿尔泰山附近的沃耳企哈村的教会走讀小学里当过教師。村子虽大，却很荒涼。

这是在日俄战争結束之后不久的事情。那些身穿毛刺刺的草黃色軍大衣、头戴毛茸茸的皮帽子的兵士們陰郁地走过了村子。晚上，兵士和農民們集聚在鐵鋪里聊天。也許是因为在鐵鋪里有很旺的火，所以包圍着他們的黑夜也就不怎样可怕了。

我的父親講得比大家都要多。他所講的，一半是來自書本，一半是由他虛構出來的，講得既怪誕而又荒謬。他的臉也是同样的奇形怪狀：異常黝黑的皮膚，一双炎炎燃燒着的黑眼，兩道像鐵絲一樣細長的眉毛。父親雄赳赳地一手叉腰，一手玩弄着馬蹄鐵，并裝出一種毫不費力就可以把它折斷的神氣，他詳細地講述着他怎样去探尋寶藏，怎样跟那些老是阻碍他覓到這些寶藏的強盜廝殺。現在我方始明白，父親所講的那些是很富于幻想的，虽然那時我父親早已不迷恋于这种“長篇小說”，并且早就鄙棄了它們。

我們學校中的另一位教師，好像是一个烏克蘭人，他可不像我父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貪婪地讀着“長篇小說”，恋慕着那个有着鈴聲和玻璃一樣清脆的嗓子的，碧眼牧師的女兒，此外，他愛慕着什麼，為什麼要愛慕，那就誰也不知道了。

在一个清朗的冬日的夜晚，人們發現这个沉默寡言的教師用面巾自縊在門框上。为了能套進那圈子，他曾站在一堆“長篇小說”的上面。

在鐵鋪里就談論着這件事。

我父親輕視“長篇小說”的程度，正如他之重視報紙相等，而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報紙。父親的月薪是二十五盧布，家里連他本人在內共有五口，自然他就無力再訂閱報紙了。他所閱讀的，是不花錢送到学校里來的保皇派的報紙。他，當然很相信這種報紙。可是在那時的報上却登載了許多誹謗青年作家瑪克西姆·高尔基的胡言亂語：可壞事了，在偉大的俄羅斯文學中出現了一個流氓、酒鬼、強盜了呀！

“我們的教師就毀在他手里，”父親說。“瑪克西姆·高尔基，他就是一個重要的長篇小說的著作家！他莫非是日本人暗地派來的嗎？……”

這時父親順便又講到從前有一個勇敢的騎士堂·吉訶德，因為讀了很多長篇小說，於是就在自己的土地上作出了許多破壞的勾當。

“幸虧我們俄羅斯的人民是很馴順的，”听了關於堂·吉訶德的講述以後，農民中有一個站起來說。“最多也只是用自縊來代替狂暴行為。”

“是馴順的嗎？”從鐵鋪的角落里傳來一個人的聲音。“你自己也是很馴順的嗎？”

“我？不。我可不是馴順的。別人是馴順的。”

“就是別人也不是馴順的。”

一個蒼白、陰沉、个子很高的兵士走近了熔鐵爐。他咳嗽了几聲，使勁地吸了一口芳香的馬合烟，用不安的眼睛打量着大家。鐵鋪里頓時就覺得陰郁和狹窄起來。兵士用低沉而悲

伤的声音說：

“在俄罗斯再也沒有馴順的人了。我們大家很快就都要像瑪克西姆·高尔基一样：痛苦而狂暴了。大家應該互相學習这种狂暴行为，而不應該去學習馴順。”他瞪着我的父親，繼續說道：“你教他們些什么呀？尽是些胡說八道。你这个教師是当官的走狗！你坐井觀天。真不要臉！”

他走近了門口。停下來，把肩靠在門框上，說道：

“你在誹謗瑪克西姆·高尔基，这是些造孽的胡說。他的出身是受苦的人，是兵士，正確地說，他的声音就像七弦琴那样動听，他的灵魂有七俄丈！……你沒有讀过他的書，教師。你既沒有讀过，你怎么竟敢教人家呢？你要讀过他的書，那你就不会恥笑你那自縊的同事了……”接着突然威脅地叫道：“你是大力士，你就把馬蹄鉄折断。坏！放下馬蹄鉄，要不，就打你的狗嘴巴！”

馬蹄鉄啞地發出了一声金屬的悲鳴，就躺在那駝背的砧鉄上了。兵士走了。父親默不作声。我很可憐父親，想跑去跟在兵士后面，責罵他，拿木棍扔他，但同時我又覺得在兵士的話中有很多是对的，所以我並沒有罵他，也沒有拿棍子扔他。跟父親一起从鉄鋪里走出來時，我說：

“大概，那个兵士看見过这个瑪克西姆·高尔基。如果沒有看見过，那就不会生这么大的气。”

“用不着你來發議論，”父親說，并在我的后腦勺上敲了一下。

村子里正逢趕集。父親每天給我五戈比銅幣作为“玩耍”

的費用。在黃色的、沙沙作响的、凍僵了的稻草中間閃爍着上過釉的天藍色的瓶罐。粘土做的小雄雞在吱吱地叫成一片。藍布恰如撕下來的一塊天空。在一個個貨攤的後面，就像用後腿站立着的馬一樣聳立着巨大的，難以制服的雪堆。我多半都是在那些書攤中間徘徊。溫暖的五戈比銅幣緊握在我的手中。用五個戈比我可以選購有九十六頁或者有一百十二頁的書本，如像：牝獅怎樣養育王子或者淮尉的奇怪的冒險故事。

在一個書攤的最下面，我看見了幾本在書名的上方印有瑪克西姆·高爾基的書本（還記得，是由頓河的話出版的）。瑪克西姆·高爾基？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呢？！我父親對我又嚴厲，又不公平，雖然在他看來他是很愛我的。他所講的故事很少是真實的，但卻講得頭頭是道，天花亂墜，往往能以假混真，因此很吸引人。我並不相信他關於瑪克西姆·高爾基的饒舌。也不相信那個粗暴地對待我父親的兵士。但究竟誰是勇士呢：兵士呢，還是瑪克西姆·高爾基呢？！因此我想要親自來認識一下瑪克西姆·高爾基。

瑪克西姆·高爾基的書有三十二頁，它的定價是每本三戈比。要買六十四頁就得六個戈比。第一，太不上算，第二，我還缺少一個戈比……一句話，我就買了牝獅怎樣養育王子。

一買好“牝獅怎樣……”，我馬上就後悔了。我想沃耳企哈村的任何人都希望在瑪克西姆·高爾基自己所寫的“東西”中來認識他的真相，——因此，很顯然，在我明天拿到五戈比銅幣之前，這些書都會給搶購光的。我跑回家去。父親不肯

給我明天的五戈比銅幣。

我向我的朋友米凱什卡訴苦。米凱什卡是個玩趾骨遊戲的能手，並且是菜園的出名的災星。他輕蔑地扯住我的皮外套的長袖子說：

“這是什麼？這是給你做什麼的？”他摹仿鐵匠的那種鼻音問道。“把腰帶扎緊些，那末把挑好的書往袖子里一塞不就得了。走吧！我們一塊兒去揀。”

我就這樣當了一次偷書的小偷，這事一直到現在還使我感到羞恥。但我那時有什麼辦法呢？在童年時代，你給自己提出了問題，而對這問題卻無法找到解答，那時候真是巨大的不幸。

我們從小書販那兒把所有瑪克西姆·高爾基的書本都偷了來，我們在偷之前，下定決心看完以後就都把它們全部送還。然而我們沒能把它們送還……我們把書偷偷地塞進了袖子，然後把手舉向後腦勺，好像是搔痒似的，——於是書就溜進了懷里。

我們在離開小販的同時摸着書本，不覺害怕起來。趕緊跑到米凱什卡家里，爬上了暖爐，向普腊斯柯維伊奶奶要了一盞煤油燈，挂起了一件小皮祆，用它把我們和世界隔開，就開始讀起書來。

爐子燒得很熱，悶氣極了。我們脫光了衣服坐着。奶奶老是醒來嘟囔着，要我們別浪費了很多煤油，快把燈吹熄。

“馬上，馬上，奶奶，親愛的，最最親愛的奶奶，馬上，”我們請求着。

于是我們就徹夜挑灯暢讀。

我不能說，那些短篇小說在那時候就為我們所十分了解和喜愛。可是它們却在我們的小心靈里留下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摻雜着痛苦與勇敢的郁郁的根觸，和激起了狂暴的、沸騰的、年青的、猶如黃金般的熱情。並且我們明白了，原來作者是一位追求真理，並以全力在排除着人類的沉重、慘澹和無盡淒惋的痛楚的正直的人。還有一點：兵士是對的……

當我走回家時，我破天荒頭一遭在腦中幻現出由瑪克西姆·高尔基所描繪的那個遼闊的海洋。我似乎覺得它是乳白色的，覆滿着巨大的，呆立不動的波濤。高尔基的書躺在我的懷里。從市集上回來的醉醺醺的農民跟踉蹌蹌地高聲怪叫着。牆垣上蓋滿了雪。再過去，在雪堆上，印留着兔子的腳迹。雪堆美麗得像海一樣。這一切是那樣的美麗，以致在我的眼睛裡噙滿了淚水，我很想把這些淚水、美麗、雪海、生活的寒冷和溫暖講述給大家聽。

到家急急把衣服脫下，很想跟誰講點什麼，腰帶掉落下來，偷來的書也跟着掉落了下來。父親斜瞅着我，他拾起書本並把它們扔進了爐子。于是我就用那從市集回來的農民所咒罵的話來罵他。父親狠毒地接着我。

我掙脫開來逃到院子里，爬進了倉庫的底下。在我家鄉那一帶地方倉庫是建造在許多一端埋入地里的直豎着的木頭上的，因此在地面和倉庫的地板之間，留有一俄尺或者更多的空處。我感到徹骨的寒冷，一股勁兒的直打哆嗦，並且哭泣着。父親驚慌地在屋旁奔跑，喊叫着，就在這時又刮起了無邊無

际的狂風暴雪。我緊偎着木头，用拳头威吓着父親，自己对自己嘟囔着說：“兵士是对的！我不爬出來，凍死我，死了算了。你哭吧，你吼吧，反正我不爬出來！以后你們會說，我們害死了兒子！”

在一九一六年

廣告画家，詩人，我的朋友康德腊季依·胡佳科夫在那一年住在离烏拉尔不远的一个西伯利亞的小縣城庫尔干。他是舊教徒出身，不吸烟，不喝燒酒也不喝葡萄酒，很頑固，剛强，是个又開朗又漂亮的人。他自学到不但精于寫詩，并且会画廣告。他的讀寫，都是在廣告上学会的。因此他对待我这个畢業于鄉村小学和讀过初級農業学校一年級的人，就像我之对待一个大学畢業生一样。

康德腊季依住在兩間很小很小的小房間里。在其中的一間小房間里，有一張有着秘密隔框的小寫字台，这是他自己做的。这个秘密的隔框对于他是很需要的，因为他老是要去干那“政治活動”，因此就得把傳單和宣言藏在这个秘密隔框里。但是，在这張寫字台上他休想寫作：因为在板牆后面，就有他的很多兒子正用威嚴和深沉的西伯利亞口音在大叫大嚷着，同時他那在做飯的妻子，正和女鄰居們把从上菜場起就已談開的什么話題在繼續談到底，——所以我的康德腊季依就只好到干草棚里去寫詩了，尤其是因为詩不能使他有所收入，所以他老婆只要一看見他坐在寫字台旁边，就会傲慢地凸着她

那又冷淡又肥胖的肚子挺身上前，拿一切自由合法的妻子所能搬出的謾罵來和他爭吵。有時候，我去看他，而他的兒子却告訴我：“爸爸上干草棚里動腦筋去了。”

我當時是在一家報紙的印刷所中工作，任庫爾干公報的排版工人兼普通排字工。在沒有定居庫爾干之前，我在西伯利亞各處漂泊過很久很久。我曾在田野中露宿過，在小客棧中、在市集的貨攤上、在鄂木斯克、叶卡捷林布爾卡、契利亞賓斯克等地的貧民窟里住過。假使人家問我，我那時候最主要的感覺是什麼，那我就會說，是驚奇！我感到驚奇而又驚奇。我覺得正是這種在偉大的和不可知的世界面前我們所感到的驚奇的力量，才足以說明我們心靈和理智的力量。我曾想過，石頭、馬和喜鵲也都能驚奇和狂喜，人當然更不用說了。在實質上狂喜的最深的含義就是驚奇。

我關於瑪克西姆·高爾基的最初的和基本的概念，不但從他的書中，而且是从人家對他的批評或談論中形成的——我從他小說的主人公中看見了他並看清楚了他。在小客棧的板床上，在碼頭、車站，在繁星之下曾和我躺在一起的這些騷動、受苦、憂愁的人們，我在瑪克西姆·高爾基的書本中也看見了他們。這些人——被欺騙人、壓迫人的資本主義的條件所殘害的失業的流浪漢，是不會忘記驚奇和贊美美麗溫暖的世界。

躺在小客棧里的失業者，當然不會讀書。可是他們全都聽到了關於瑪克西姆·高爾基，關於他的偉大、無畏和智慧的生活。他們以高爾基自豪。對於烏拉爾礦山的工人——我曾

流浪到那兒——高尔基是偉大的，熱情的，戰鬥的神話中的英雄。

在庫爾干我讀了很多書。碰到了許多通俗流行的讀物；碰到了許多空虛有害、使人痛苦的晦澀的讀物；也碰到了許多短小、迷人、模糊、神秘的讀物。在讀了每一本書之後，我總感到某一本瑪·高尔基的新書，就像穿過百葉窗的陽光一般正向我射來。他的新書恰如溫暖的海浪似的使我浸透了狂喜。那時候高尔基對我就是光明的歡樂的狂喜，我對於這位戰勝自然的人感到了無限的驚奇。因為全都說的是關於幸福，因此一切都很美麗，所以全都值得驚奇——這就是我在他的書本中所讀到的。一切決不是徒然存在的，自然界之所以支持和發展生活，就因為生活確實值得支持和發展，生活本身本來就是美好的，它正像那蒼郁的，多年的橡樹一樣值得我們贊美，又像生氣蓬勃的明亮的雨一樣值得我們驚奇！……

在一個深秋的日子裡，我和康德腊季依在托博爾河岸上散步。我講給他聽關於驚奇、愛情和歡樂的草原的傳說。康·胡佳科夫向我提供的意見，正合我的願望：

“你寫出來，投到報館去。”

寫倒是早就寫好了，可是因為不便投到我所工作的庫爾干公報，所以我就把自己無疑是受了高尔基的創作所影響的傳說，投到鄰近的小縣城彼得羅派夫洛夫斯克一家出版伊希米葉河區的報館去了。

在第二個星期，我先收到了編輯部的來信，請我繼續給伊希米葉河區寄稿，然後收到了刊有我寫的傳說的那份報紙。

在这份報紙的下部，在“專欄”之下，用五号的粗体字印着符謝伏洛德·伊凡諾夫。于是我对于宇宙的驚奇，就比我現在所體驗到的对于自己的驚奇和贊美要遜色得多暗淡得多了。我的天，寫得多好呀！我的天，多么美呀！

就在这天晚上，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在額尔齐斯河上。我想：“現在，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短篇小說投到伊希米叶河區那种報紙上去呢？我的第二篇短篇小說，当然寫得更老練了，任何彼得格勒的雜誌也会發表的啦！”在彼得格勒的雜誌中我挑中了年鑑。于是我就把自己的短篇小說寄去——多少还记得，我在校样的反面用鉛筆寫着——彼得格勒，年鑑雜誌社，瑪·高尔基收。寄出之后，我就默默地等待着榮譽。最可驚奇的，就是这种榮譽的等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却並沒有欺騙我。

那時候印刷工人都愛酗酒。生活的道路我覺得是一往直前的，因此我總感到很匆忙，對我來說，沒有時間去用燒酒來搞昏頭腦。我的朋友們常常把自己的薪水都喝光，然后又把我的喝光了。但是对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分的薪水我却抓得很緊。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作家，決定要把自己裝扮成——在外表上——適合于作家的樣子。我給自己買了一雙靴統上塗漆的皮靴，我們礦山工作人員所穿的那種青色天鵝絨的，非常寬大的褲子和玫瑰色的綢襯衫。并不是由于我認為作家就非穿這種服裝不可，而是因為那時候我却再想不出別的，更好的樣式來了。

在十月間。我在把庫尔干公報的版拆去。我們的印刷所

是設在半地下室里的。粘滋滋的，冰冷的鉛字發出煤油的气息。排字工人“打着電話”，敗興地互相嘲弄着。一个个因宿醉而头痛。沒有錢，多么难堪和悶气，就像綿綿的秋雨一样使人煩悶！

忽然來了一個郵遞員，一踏進印刷所的門檻就高聲叫道：“這兒誰是符謝伏洛德·伊凡諾夫？有掛號信”。從來也沒有人寄掛號信給我，更何況又是用的符謝伏洛德·伊凡諾夫的名字，而不是簡單地寫着，排字工人符·符·伊凡諾夫收。那由活動鉛字組成的郵戳的黑色火焰燒烙着我的心：是“彼得格勒”嗎？

排字工人團團圍住了我。我瞠目不知所措。高爾基，高爾基親自寫信給我，他寫得又謹慎又和藹，仿佛我很有天才，而且他很喜欢我的短篇小說在額爾齊斯河上似的。整個印刷所都激動了，鬧成一片。決定要痛飲一下，要喝得“爛醉”！……

去向經理預支薪水，但是經理吃午飯去了。簡直急不可耐，他們就從我腳上脫下了那雙上過漆的皮靴，把靴統割了下來。叫學徒把它們拿到舊貨市場中去賣掉，並且說：“留下的完全可以代替皮鞋：只要把襪腳放出來就行了”。沒一會經理回來了，他讀了瑪·高爾基的信，也驚奇地瞅着我，並給了我預支的薪水——三個盧布。全印刷所都喝得爛醉，大聲地唱着歌。沒有喝醉的、同時却是喝得最醉的我，在狂喜的人們中間走來走去，天鵝絨的褲子，好像在贊美似的，在我的腳上搖擺出巨浪。那時我決定寫一部那麼偉大而歡樂的，雷鳴般的光芒四射的作品，恰如一場驚天動地的會戰一樣，為的使那